

七日談
(廣東篇)

香港平民抗戰史詩：市井煙火中的家國脊梁

梅 毅

隱秘的長城，市井的英雄——在香港三年零八個月的黑暗歲月裏，一群普通港人如茶樓夥計、客家村民、船廠工人、富商子弟等，以血肉之軀在茶樓米舖、漁船客舍間構築起一道隱秘的抗戰長城。

日軍的鐵蹄在一九四一年那個聖誕節碾碎了香港的平靜。在港島一間不起眼的茶樓裏，十六歲的夥計王錦在旺角茶樓擦桌端盤，耳朵卻像雷達一樣精準地捕捉鄰桌日軍軍官的閒談碎片。幾小時後，他將收集到的零散信息，拼湊成日軍調動的重要情報，經由地下網絡飛速傳遞。另一邊，六歲的「小鬼通信員」林珍巧妙地利用身形瘦小的優勢，拎着藏着《前進報》和秘密情報的草籃，在九龍敵佔區的大街小巷靈活穿梭。

還有育才書院的校長袁庚，在日軍通緝文化界人士時，憑藉一口流利的粵語和英語，成功混入日軍嚴密把控的碼頭，硬是把鄒韜奮、茅盾這些文化界的大人物偽裝成一支「商隊」，穿越十二條海陸營救路線，一路護送到安全的內陸。海上的戰鬥同樣激烈。十三歲的船工之子羅競輝，蜷縮在小木船的漆黑艙底，汗濕了緊握的炸藥包。他怎麼也想不到，自己人生的第一場戰鬥竟是以區區十二人之力，伏擊日軍龐大的運輸船！

這些攤販、學徒、漁民等的身份轉換，映射出香港市民社會的集體覺醒，他們以「螞蟻搬家」的方式，在茶樓後廚、漁船甲板、課堂黑板間構築起無形的抗戰網絡；他們雖非正規軍，卻創造了戰爭史上的奇跡：東江縱隊港九大隊在三年八個月中，奇跡般營救出八百餘名文化精英，以及四十二名英國人、五十四名印度人和眾多國際友人。這楮被茅盾稱為「抗戰以來最偉大的搶救工作」的壯舉，托起它的脊梁，恰恰是千千萬萬個像王錦、林珍、羅競輝這樣平凡的香港市民。

七十里外的沙頭角，一座巴拿馬華僑建造的羅家大屋走出了一支抗日勁旅。羅家四姐弟及其配偶等十一人，放棄繼承海外家業的安逸前程，以米站掌櫃、學生、華僑子弟的身份，悉數投身抗戰洪流。

這一切始於二公子羅汝澄。他目睹了一九三八年日軍在大亞灣的暴行，憤而退學加入東江縱隊，成為家族首位游擊隊員；並在香港淪陷的次日，主動申請作為嚮導，帶領東江游擊隊武工隊翻越梧桐山，進駐羅家大屋。當晚，羅家客廳的南洋檀木桌上展開了一場改變家族命運的對話。羅汝澄向家人痛陳日軍暴行，彼時，羅家已辦妥赴巴拿馬接手家族生意的護照，羅汝澄又舉着護照質問道：「今日去南洋是活路，但百年後子孫問起『祖輩為何棄國』，我等何以面對？」他的發問，讓全家一陣沉默。片刻後，大哥羅雨中率先打破沉默：「羅家世代客家人，祖先逃難至此，如今豈容外敵再佔家園！國難當頭，唯有拿起槍！」

羅家大屋就這樣成為游擊隊的首個據點。大哥羅雨中以羅屋村為基地，組建了香港第一支民兵隊伍「南涌人民聯防隊」，任首任隊長；並獻出家族三支獵槍。一九四九年，他甚至任在英軍槍口下，於中英街升起了香港第一面五星紅旗。不幸被捕後，羅雨中遭受酷刑，始終未洩露情報，被救出時已成「血人」。二弟羅汝澄作為家族首位黨員，創建西貢中隊並任首任隊長，開展「麻雀戰」襲擾日軍；後來更是潛伏日軍粉嶺憲兵總部任憲查隊長，冒死傳遞情報，助茅盾等百名文化名人成功逃離香港。三弟羅歐鋒既是海上中隊長，用雙管獵槍擊沉日軍補給船，同時他還是個戰地攝影師，用相機記錄下行軍、練兵、作戰等游擊戰史實，後成為東江縱隊最珍貴的影像檔案。

大姐羅許月是羅家的聯絡中樞。對內，她帶動弟媳、子侄參軍，經常以「家庭聚會」名

義組織秘密會議，協調家族成員任務分配。對外，羅許月還通過「認乾親」方式，將茶樓王掌櫃、米店陳老闆發展為情報員，構建起覆蓋港九的平民情報網；並騰出自家米站，作為香港大埔至內地游擊區的交通站。這種以血緣為紐帶、鄉誼為掩護的抵抗模式，成為香港淪陷區穩固的抗日堡壘。

距羅家大屋十五公里的烏蛟騰村，書寫了另一部集體抗戰傳奇。這個客家人聚居的山村，百分之九十的村民直接參與抗戰，三十九名青年加入游擊隊，創造了「十戶九兵」的抗戰奇觀。村民為游擊隊提供食物、隱藏軍火於祖墳或山洞、安排會議場所，婦女們縫製草藥包救治傷員，老幼組成「竹竿隊」在山區插竿標記日軍巡邏路線，用客家山歌傳遞暗號，形成「村即堡壘」的防禦網。然而，悲劇在一九四二年中秋之夜降臨。日軍包圍村莊，瘋狂逼供游擊隊下落。整個烏蛟騰村，硬是沒有一個人屈服！一九五一年，感懷英烈的村民們自籌資金，在村口的鳳凰木下，豎起了一座烈士紀念碑。它靜靜矗立，無言地述說着那段血與火交織的歲月。



◀香港烏蛟騰烈士紀念園。

香港光復後，這段可歌可泣的平民抗戰史，卻在殖民話語下被塵封近半個世紀。轉機始於一九八五年，幾位倖存的老戰士自發開始「打撈」記憶——走訪戰友、採集錄音、收集整理散落的歷史碎片。林珍等老兵自發組建聯誼會，義務為香港青少年講述那段抗戰經歷。一九九八年，在抗戰老兵們堅持不懈的努力爭取下，香港特區政府終於將東江縱隊港九大隊一百一十五位烈士的英名，莊重地安放於香港大會堂。

歷史從未遠去，它正以新的方式活在當下。烏蛟騰抗日英烈紀念碑前的小路，被打造成「抗戰文物徑」；沙頭角抗戰紀念館裏，VR技術重現了當年秘密交通站的驚險場景；黎洪等老兵的口述史錄入全港中學教材，抗戰民歌《送軍糧》也重回中小學音樂課堂……通過這些創新實踐，年輕一代正身臨其境地體會到：香港那份深厚的愛國傳統，就深植在旺角的茶樓裏、沙頭角的米站中、烏蛟騰的鳳凰木下，流淌在祖輩用生命書寫的市井記憶裏。

香港的抗戰史詩，是由無數「平凡之我」的英雄共同寫就。他們用生命證明：家國大義，從來就根植於最尋常的市井煙火之中，在每一個普通人的熱血與擔當裏。從王錦手中的托盤，到羅雨中獻出的獵槍；從飄着飯香的客家村，到莊嚴肅穆的國家紀念館……烏蛟騰紀念碑上的「浩然正氣」四個字既刻在石頭上，也刻在一個民族的血脈深處。

德國人的寵物狗社交



柏林漫言
余逾

呼的情況很少，大部分人都目不斜視，從他們「社恐」的臉上彷彿能看到他們內心掙扎着說：「你沒看到我……」

然而，如果帶着狗，就不一樣了。狗才不管主人社恐不社恐，只要看見同類，都湊上去玩一玩，鬧一鬧，打一打。雙方主人多多少少都會聊上幾句，一般固定句式就是問問對方的狗是母是公，歲數了。

大部分人遛狗的時間和路線都相對固定。於是被「鎖定」在這個時間空間的遛狗主人們和寵物狗們便慢慢熟識了。特別是「氣味相投」的狗夥伴們經常遇到一起玩耍幾次，主人們有時也會多聊幾句，交流一下養狗心得。

沒多久，公園周邊的鄰居可能不全認識，但周邊社區養的寵物狗幾乎都認識了。我們都清楚哪些狗跟我們家狗能玩，哪些一見面就要汪汪叫要打架，遠遠看見是要準備好打招呼還是避着走，都是心裏有數的。慢慢主人們都跟隨着狗夥伴們互相的關係，默契地形成了一個無形的社交圈。

日子再久一點，哪怕是社恐的狗主人們之間也更加熟悉了。有的家裏有兩隻狗的，哪天只帶出來一隻，其他主人都會關切地問：「另

一隻呢？」

附近有一位每次都帶着一隻邊牧和一隻澳牧的小伙子，大家都認識，因為他的兩隻狗非常聰明聽話，人見人愛。有一天在路上碰到他只帶着那隻邊牧，我前前後後打量搜尋了一番也不見澳牧的蹤影。打過招呼後我隨口問那隻澳牧去哪兒了，小伙子先沒有直接回答我的問題，而是說：

「我真是非常地驚訝，居然這個社區裏所有人都發現了最近我只帶了一隻狗，而且大家都非常地關心牠們。」

「當然。我女兒經常在陽台看到你遛狗，說好喜歡你們家的兩隻大狗。兩天前她就已經問過我了，為什麼你只帶邊牧出來了，澳牧怎麼了，她可擔心了。」

「哈哈哈哈哈，澳牧沒事，牠很好，讓你的女兒放心。因為我和我女朋友分開了，這兩隻狗是我們一起養大的，所以我們決定一人帶一隻。」

「噢，原來如此。」

就這樣，對個人隱私如此重視的德國人，在這個寵物狗社交的圈子裏，無意間給街坊鄰居們公布了他的個人情感狀況。

事實上人們關心狗的初衷並不是打聽隱私，而是大家都很在乎寵物狗們是不是都健康地生活在有愛的家庭裏，主人們有沒有好好地照顧牠們。

簡單的微笑，招手，陽光中狗狗們搖曳的尾巴，在這個特別的社交圈裏每時每刻都傳遞着愛與溫暖。



自由談
海龍

其中極為獨特的「蟹圖騰」崇拜讓我感到無比新奇，值得一說。

開平地區的驕傲是它的碉樓。它已被聯合國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關於碉樓的傳說很多，但最直捷的介紹，就是此地曾是華僑之都，早期僑民在海外發財聚產回家建碉樓，就是用它來做堡寨屯財抗盜防災的。碉樓雖早在明末就有，但其興盛卻在晚清和民國，其發展曲線跟此地華僑興衰線是重合的。據統計，開平一個縣級市，鼎盛期有碉樓三千多座，其富庶可知。

這次在碉樓裏，我發現了一個奇怪的圖騰裝飾物：螃蟹。歷史上有碉樓者大都豪富之家，我發現碉樓幾乎處處有一種獨特的吉祥物螃蟹圖案和塑刻裝潢——這猶如電光火石般引發了我的聯想：我憶起在廣東多處博物館、祠堂、塔宇甚至民居都裝飾有螃蟹圖案。在嶺南廣東，為什麼人們把螃蟹當做吉祥物？這看起來張牙舞爪兇相無比的螃蟹為什麼在此地這樣受歡迎？於是，我開始搜羅腹笥，找尋中國傳統文化中關於螃蟹的傳說及信仰，試圖解開這個謎底。

螃蟹，雖然作為物種古已有之，但走入百姓視野特別是作為食物一種的記錄卻稍晚。據考，甲骨文中沒有「蟹」字。傳說先

粵俗蟹信仰

秦太禹治水神話裏蟹因長相兇狠鉗人惡痛而被稱為「夾人蟲」。牠被治水者當惡魔聚殲燬死，蒸騰的熱氣卻讓人們發現牠味道奇鮮——這大約是最早食蟹的紀錄。雖如此，螃蟹仍以其詭異長相和橫行步法讓古人生畏。宋人《夢溪筆談》曰：「秦州人家收得一乾蟹，土人怖其形狀，以為怪物，每人家有病瘡者則借去掛門戶上，往往遂瘥。不但人不識，鬼亦不識矣。」

在缺水的秦州，螃蟹被目為鬼怪，在南方牠卻是百姓的家常。中國人幹不掉的惡物只要可食，其命運和解決方案就簡單了。「夾人蟲」也罷，「鬼不識」也罷，凡能烹而食之者，均可益民。而且不只是益民，甚至可為珍饈名饌，價值連城。中國人食螃蟹歷史雖難被定為世界最早，但卻無疑為食者最廣最執著的群體之一：天南海北的蟹類從大到小從生到熟無論國別無處產地，我族華夏若謙稱是吃蟹第二的民族，相信全球難有人敢稱第一。

除了吃，我們的蟹文化也獨佔世界鰲頭。從諧音到寓意，我發現我們對螃蟹的圖騰和崇拜寓意古今不輟，可以說對螃蟹不只是吃，國人對牠的靈物信仰是全方位的。



首先說諧音。古人喜用諧音表達美好祝福，而「蟹」與「諧」同音，寓意和諧、美滿，故古人除了喜歡以蟹喻諧，而且國畫中畫荷畫蟹「和諧」一堂者多矣。蟹又跟「謝」音相諧，寓感恩並致謝。送蟹除了送美味，又攜帶了另一層情感美意。

再說到蟹的寓意，才是中國人的強項。一、蟹殼甲硬寓意「富甲一方」。二、蟹有八足，寓意「八方來財」，同時「八」「發」諧音喻好彩頭。三、蟹有兩鉗，寓意「兩手有錢」。四、蟹熟後頭殼變紅寓意「鴻運當頭」。五、蟹鉗抓物死不放手寓財源滾滾財運亨通。六、螃蟹橫走，寓意發橫財，是吉祥之兆。七、螃蟹霸氣步法喻暗縱橫四海橫行天下，象徵權勢和地位，是吉祥之兆。八、舊時考科舉蟹殼堅硬如甲喻示中科甲、科舉中第、金榜題名仕途發達。古人有畫蟹配蘆花曰「一甲傳臚」對高中狀元的美好祝福。

通過這番巡禮，我開始更加理解了此行在博物館、祠堂、文廟和塔堂裏為什麼遇到了那麼多各式各樣蟹的造像，包括木雕、瓷雕、瓦雕、磚塑、擺件、國畫、刻花玻璃、神龕和傢具甚至壁掛、花盆等上自廟堂下至灶披間各處布設的形形色色的螃蟹形象。原來螃蟹的力量、善鬻，不懈，死抓死纏死不鬆口的精神在這裏都成了當地有意義的吉祥語和好兆頭，都是美化祝福和讚頌了——沒說的，我早年學國畫，會畫寫意螃蟹，這下子有了用武之地。此次嶺南之行，凡接到我「發橫財」螃蟹圖的朋友都笑逐顏開，我也為自己習得民俗學之新收穫喜出望外。

◀「必登花甲」雕樑柱。作者供圖

南平舊憶（下）



人生在線
陳玉龍

暑假中午，大人上了班，我們就跳進建溪。我們不僅過了河，還沿着黯淡灘東岸，逆水上行，翻圍堰，潛深水，到達了白浪嘩嘩的涵洞入水口。它張開了烏黑大口，我們呼喊着，就義般投入急流，瞬時被沖進了一團暗黑。我們的囂聲迴盪在又高又大的涵洞裏，頂上不時落下淒冷的水滴，邊上全是黑得讓人起疑的角落。盪了四五百米，出了靜水流深的涵洞口，繼續向前。左邊，近岸的黯淡灘像巨型的榴槤殼，礁石布滿了溪面；右邊，一道順壩加深了航道，落差劇烈，白水翻騰。我們裹着浪而下，失速失重讓我們尖聲驚呼。遠處岸邊的人們向我們急切地揮着手，來不及回應，數秒之間，我們已越過了灘頭，旋到了水泡泛起的迴水之中。

水固然是歡娛的源泉，可我們都忘了，水，是會吃人的。

一九九五年十月底的一天，我們的師父，蔡爸爸，像往常一樣去游泳，天黑了，再也沒有回來，沉在了那片靜水流深的所在。

死亡，接踵而至。第二年九月的最後一天，父親親在了家裏，我深夜趕到家，卻只聽見末日世界崩碎的聲音。

一九五七年夏末，父親從福州台江碼頭登船，抵達南平雙劍潭，仰望着這山河表裏的壁掛古城時，一定傾倒於她的巍峨，因為家鄉坦蕩如砥，一眼能望見天邊的雲朵。那一刻，他不曾料到，這巍峨將與他發生怎樣的交會。他轉道來舟去了上海，大學畢業分配在杭州，最後熬不過思親之苦，調到了這命數的應許之地。

再壯麗的山水，也是要告別的，再歡聚的人生，也終是要散場的。想不到的是，它的凋零充滿了黯淡灘式的疾驟迅烈。

一九八九年秋的一個深夜，髮小蔡突然來我家，交代了幾句話，次日就音信全無。半年後，才知他經香港去了台灣外公家。那時，兩地交往不便，但我們時斷時續地通着信。在這裏，我知道，他打工了，學結他了，甚至上大學了。在信外，我不知道，他遇到了難以翻越的「黯淡灘」，失和了，流浪了，甚至習佛了。很多很多年以後，我們再見的時候，俊美少年蔡消失了，眼前是一位僧袍井然的見翹法師。

那一次，我們一起回了南平。山城立體的燈火，燦爛輝煌，恍若一場亙古未醒的夢。穿過這個夢，車子向北駛去，近了當年的泳場，我們默默走了下去。沙灘地貌如舊，光線晦暗。往江上望去，寬闊的建溪逝水依然，如一位故人。

織月浮上東山，沙灘夜色迷蒙。我和我的高僧同學，一後一前，無言可語，竟是痴

痴地呆住了。眼前一川滔滔，入耳的盡是故人的鳴咽。

我的家鄉，在東海邊。那個漁村，四野平坦，吹着終年不息的海風，響着日夜不休的濤聲。我出生在這個最完美的大海故鄉，孩子心裏，沒有故鄉的概念，離家前，母親生怕我被拐不歸處，再三叮囑，我們是長樂人。離開南平之後，有時，我會想，難道只有父母之鄉才配得上故鄉嗎？

一片土地，如果你在這裏埋葬過最痛深創巨的感情，在心裏結下了不可揭開的傷痍，她怎麼不成為你情感上的舊土？她是你生命裏一塊受了詛咒的燙傷，終生無法癒合。這傷情永遠燒灼着，疼得讓你時時俯身探看，卻又無法直視她熱烈的痛楚。日子一天天過去，她封印在你的身體裏，漸漸和你長成了一個合體。

南平，就是一個這樣的故鄉！